

执法越规范,安全感越高

汤嘉琛

今日论语

最近几个热点案件,引发了公众对如何规范公安执法、监督公安权力的讨论。巧合的是,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;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,要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、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”。

一些涉警案件很容易成为舆论热点,表面上是因为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,对有违公平正义案件的容忍度越来越低。但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,这些案件会增加围观者的不安全感,担心自己某一天也会遭遇类似的厄运。

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,往大了说是促进全面依法治国,往小了说则能给民众更多安全感。

按照常理,公安机关应该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捍卫者,但现实中一些基层公安机关过于“强势”,很多人对执法者最直观的感受是“怕”。基于直接和间接的生活经验,不少人在与公安机关打交道的过程中,都不敢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,担心因此招致更大的麻烦,甚至觉得与其跟执法者“讲道理”还不如“自认倒霉”。

这种扭曲的警民关系,是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没有抓到位的产物。比如,在一些备受关注的警察涉枪案件中,从普通民众的视角来看,警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佩枪、什么情况下能鸣枪示警、什么情况下能将涉案人员当场击毙,似乎有些随意。而事实上,这些问题早有明文规定,只不过在相关规范的执行情况不理想。

当原本应该保障自己安全的警察,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,普通民众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对立和误解必然不断加深。

正因为此,虽然基层执法者工作很辛苦,但很多涉及公安执法的新闻,都容易出现不太理性的负面舆情。要改变这种扭曲的警民关系,最根本的努力方向仍是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。

如何通过规范执法增加民众的安全感?首要一点是确保执法专业化。一方面,职能划分要更科学。目前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承载的执法职能较杂,甚至有些职权交给了辅警、协警、治安员,这为执法失范埋下了隐患。另一方面,执法者专业能力需

提升。尤其要加强基层警察队伍建设,才能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。

其次,要确保执法依据和执法程序的规范。公安机关应该是践行依法治国理念的核心群体之一,但现实中有些基层公安机关“信权不信法”“按潜规则办事多于明规则”,为执法过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。如今强调规范执法,就是要对公安机关的权力严格监督,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能,解决执法突出问题。

最近公安部开会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,审议通过了《公安机关执法细则(第三版)》等改革文件,期待相关改革能够落到实处,落到实处。毕竟,普通民众对法治、公平、正义的理解,通常来自于个案,来自于他们能接触的基层执法者。

新民随笔

阡陌邻声

晏秋秋

人在哭声中到来,又常常,在哭声中离开。

想到这一点,你会沮丧,甚至颓唐,甚至低徊。然后你渐渐,会冷静,会思索,到底在人生的一生中,我们会听到,多少声音。我们会感受到,什么样的声音。

是命运的偶然,还是人性的冲突。你的耳朵里,你的头脑中,有没有那么一条线,把这一切,串成有逻辑的人生。

你会听到,雨夜琴声。你也会听到,花开四季。在寒天冻地,话刚出口,却被冰下。回到南方,冰雪消融,却是一句妙语莲音。

生命之中,也有许多杂音。你不想听,却无法逃离。喧嚣闹市,风铃铃声,从古至今,遍及苍穹。

一种人的妙音,也会是另一种人的杂音。有人甘之如饴,有人避之不及。

无论我们听到什么,你可以把它,当成纠缠,当成纠结,当成纠葛。又或许,也可以当成修炼,当成磨炼,当成淬炼。

慢慢地,你就会发现,狂风大雨之中,隐藏着海燕高歌的声音,也隐藏着小草成长的声音。隐藏着妙音,隐藏着杂音。隐藏着人生的秘密,隐藏着生命的勋章。

人生,并不总是顺利的,也不可能一帆风顺。有时,你会怨恨,人的耳朵,为什么不能自由开关,偏要声声闯入。然后,你才能体会,听不到生活中的种种声音,我们,如何能学会忘记,学会包容!

呐喊很久,叫做沉默。有勇气接纳,就是人生的转变;转变成功,就能雕刻出包容;包容成功,阡陌邻声,就能成为生命的群峰。

这就是新民晚报。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,就是连通左邻右舍,重建信任情怀。

所有的邻声,都是勇气,都是上海这座城市,前行的底气。

都是老百姓。到最后,你会发现,最重要的声音,不是哭声,不是笑声,而是邻声。

“个性校长”还当塑造共同愿景

权威声音

大学校长以个性化言行而在网上走红,近年来成了这一群体闯入公共视野的一种特别方式。

现代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是多重而复杂的,并非某一个标签能概括。上级的要求可能是治理者、教育家,教师的希望是学问家、服务者,学生的期待是解惑者、引路人,而公众的看法是知识分子、社会名流。同时满足这些需求,需要很强的沟通和领导能力。

有调查显示,民众对于大学校长的不满与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,一是身份官员化,二是治校不专业,三是行为平庸化。那些贴在大学校长身上的个性化标签,也是对一种稀缺品质的呼唤。人们对大学价值并不陌生。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大学校长都做过精彩的阐述。比如,蔡元培倡导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、梅贻琦强调的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、张伯苓推许的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……

在治理层面,真正塑造出这样

的共同愿景,难度是综合性的。从现实来看,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影响力是一流的,但作为教育管理者的能力储备有结构性欠缺。

今天的大学校长可能还要降低一些姿态才能引起年轻人听的兴趣。学校领导者适度地释放个性和情感力量,对学校的组织管理文化不失为一种激励,它和制度管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。甚至可以说,制度本身也有一种形象,需要示范和引领。(刘天亮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学习放弃

曹刚

1953年5月29日,人类首次登顶珠峰,新西兰人埃德蒙和尼泊尔向导丹增青史留名;1956年5月23日,60年前的今天,瑞士登山队站上珠峰之巅,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;五星红旗头一回飘扬在世界最高峰,是1960年5月25日。

三个历史时刻,都集中在5月下旬。又到珠峰登山季,听到了无腿老人夏泊渝四次挑战珠峰的故事。

第一次他26岁,随国家登山队突击到海拔8600米,天气骤变,寸步难行,就地露营坚守多日,物资耗尽,被迫下撤,途中冻坏双腿,无奈只能截肢。

装上假肢,他学习站立、行走、攀登,投入魔鬼式训练,与癌症抗争多年,依然梦想着重回珠峰。

65岁高龄时,终于等来第二次。他抵达大本营,做足准备,却传来珠峰雪崩的噩耗,多人遇难,当年所有攀登活动取消。

66岁,他第三次上路。不料遭遇尼泊尔大地震,再次死里逃生。

今年67岁,他第四次出发。10天前来到8750米,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接近巅峰。漫天风雪中,能见度不到1米,再度抱憾。

41年不断挑战极限,夏泊渝的坚持感动世人,而我佩服他的,是一次次勇于放弃,即便这次距离顶峰不足百米。追逐几十年的梦想近在咫尺,他却因恶劣天气选择回撤。此时的放弃,比坚持更需要勇气。如果一意孤行往前冲,他可能搭上性命,还会连累向导。

当年,年轻的夏泊渝和队友们不甘心,在8600米高处——专业登山者也必须快速通过的死亡地带,苦守2天3夜,直到耗尽所有给养才放弃。错过了下撤的最佳时机,间接导致他在高寒之地停留过久,双腿肌肉组织坏死。

想起一个朋友,参加马拉松,跑到最后5公里时,筋疲力尽,遗憾退赛。他说不后悔,因为知道身体的极限,当时硬撑下去,可能危及自身安全。他的人生信条是,尽力不竭力,不轻易言败,也不铤而走险。

有时候,需要在自然面前妥协,在危难之际放弃,知难而退也是一种坚持。



体检营销

「医院免费送温暖,全身体检查病患。有病没病做手术,忽悠患者团团转。」

九十七岁的马老先生住在北京燕郊的一家养老院。前些日子,旁边一家民营医院突然送来温暖,把老人接去免费体检,小护士全程陪陪,让老人感动得不得了。几天后,医院通知马老先生,老爷子需要住院手术。这让老人家属感到非常困惑,原来老人四年前曾做过一次前列腺手术,当时的泌尿科专家就已经不建议手术了,因为老人年纪太大,手术风险大。

曹一画

网视舆情

收费政策取消了,伴随着张家界北县官方公布这一消息,“草原天路”再次进入人们视野。此前外界对政策感到不可思议并展开口诛笔伐,就在前几天,有媒体评论就调侃“这个政策能扛多久?”在外界批评和嘲讽的压力之下,张北终于“朝令夕改”,剧情在很多人的预期中实现了逆转,这个过程来得如此容易,这让人反而有些疑惑,这到底是舆论压力造就的结果,还是有其他隐情?比如说,有人就认为这是当地政府借收费的噱头来炒作。

有关收费政策的诸多不合理,此前已有不少专业或纯粹围观人士展开了分析。专业人士主要从法律角度分析政策漏洞,比如“草原天路”并非风景名胜,并不具备

纠错还是炒作?

何小手

收门票的资质,当地之所以用“风景名胜”这个马甲,可谓明知政策不合法而霸王硬上弓。除此之外,更多的分析都指向免费政策的好处,比如说门票只是肥了政府,但苦了当地民众,在短期内能收到门票,但此举伤害了“草原天路”的口碑,长远来看会扼杀它的经济效益。

媒体评论门票政策弊端时经常提到凤凰古城的案例,前些年这个旅游景点在舆论压力之下毅然实施门票政策,导致当地人气大受影响,政府获得了门票收入,但古城内的商户收入大大减少,不少甚至被迫关门。就在上月初,凤凰古城终止门票政策,并称其为“顺应民意之

举”。回头看政策的更迭,凤凰古城从门票政策获益有限,反而影响了当地的旅游形象。如今当地才知道要顺应民意,回想当初,为何还要在舆论重压之下强推门票政策,难道官方那时没有认识到民意?

显然,时间会告诉决策者门票政策之利弊,并重新作出选择,但民众伤不起。凤凰古城的教训,放在如今的“草原天路”门票政策上再合适不过。如果真的是为发展旅游,那么张北不应该纠结是否要实施门票政策,舆论对类似的政策会有何种反应,这都大致可以预见,浸淫网络的人知道民众的喜好,官员们也不至于在判断上偏离太远。所以,张北取消门票政策,剧情逆

转之后,很多围观者开始用阴谋论来解读这个事件,认为这是当地下的一盘大棋,即利用门票政策的噱头吸引关注,拿负面事件来营销,在适当的时候尊重民意,如此既纠正错误,又能扩大当地的影响。

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,想必即使有“隐情”,当地也不会承认。政府部门疑似通过负面事件来营销早有先例,前些年江西宜春在网上征集城市旅游宣传语,最终选择的竟是“宜春,一座叫春的城市”,结果一出,舆论哗然。此后当地官员还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,似乎有意为宜春的城市形象刷存在感。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试图通过网络来扩大影响,可谓利弊并存,就“草原天路”门票政策而言,其涉及的法律问题显而易见,若当地对其中的法律障碍视而不见,且不论对“草原天路”有何影响,于地方政府形象而言这多少是一种折损。